

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

精華解析

韓休傳

——《新唐書》卷一百二十六

【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】

玄宗能容韓休。

——毛澤東讀歐陽修、宋祁《新唐書·韓休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四二頁）

【解析】

韓休是唐玄宗時的有名大臣。他工于文辭，被舉薦為賢良，先后擔任左補闕、主爵員外郎、禮部侍郎、虢州刺史、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。韓休為人正直，不畏權貴，敢于堅持正義。他擔任虢州刺史時，因為虢州離東京、西京很近，皇帝巡行經常到那兒，虢州百姓要多納白草，韓休認為虢州百姓負擔太重，請求其它郡一起分擔，中書令張說認為這是「守臣為私惠」，韓休手下的官吏也勸韓休不要違背宰相的意思，韓休堅決地說：「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，豈為政哉？雖得罪，所甘心焉。」由于他的堅持，朝廷不得不答應他的請求，虢州百姓的負擔因此得以減輕。

韓休敢于直言進諫，甚至不怕得罪皇上。萬年尉李美玉犯錯誤，唐玄宗要將他流放到嶺南，韓休認為應該先懲治朝廷內的大奸臣，如仗着皇帝的恩寵而貪婪無度的程伯獻。玄宗庇護程伯獻，不願治他的罪，韓休也就堅決不執行皇上的命令治李美玉的罪，唐玄宗最終也沒能折服他。韓休如此剛正不阿，連唐玄宗也對他生幾分敬畏，每次打獵、游玩、宴樂，都害怕韓休知道。左右的親信勸唐玄宗將韓休趕走，唐玄宗則認為，韓休直言敢諫，是為國家着想，他深有感觸地說：「蕭嵩每次奏事，都順從我的意思，我退朝后，每想到國事，難以安睡；韓休陳述治理國家的道理，直言不隱，而我退朝后，想到天下會治理得好，就安然入睡。我任用韓休，是為國家着想啊。」

歷史上不乏剛直敢諫的大臣，他們勸告皇帝，批評皇帝，其實都是為了將國家治理好，使皇帝皇位久固。而許多昏庸的君主却耽于游樂，聽信小人的讒言，對直諫的忠臣進行打擊，甚至殺戮，比于剖腹，箕子佯狂，屈原被逐……于是大臣噤不敢言，小人肆無忌憚，百姓怨聲載道，最后眾叛親離，國破身亡。唐太宗就善于總結歷史教訓，鼓勵大臣進諫，廣招賢才，廣納善言，君臣協力，國家大治。唐玄宗在開元時代能繼承乃祖之風，重用能臣，廣納諫言，對韓休這樣的「批逆鱗」者也能寬容不究，可謂具君王之大度，而他之所以能容忍韓休之類直臣，是為「社稷計」，可謂具有遠見卓識。毛澤東對唐玄宗能容韓休十分稱贊，認為這是唐玄宗的不平凡之處，他在《韓休傳》上批注道：「玄宗能容韓休。」

【原文】

韓休，京兆長安人。父大智，洛州司功參軍。其兄大敏，仕武后為鳳閣舍人。梁州都督李行

褒爲部人告變，詔大敏鞠治。或曰：「行褒諸李近屬，后意欲去之，無列其寃，恐累公。」大敏曰：「豈顧身枉人以死乎？」至則驗出之。后怒，遣御史覆按，卒殺行褒，而大敏賜死于家。

休工文辭，舉賢良。玄宗在東宮，令條對國政，會校書郎趙冬曦并中乙科，擢左補闕，判主爵員外郎。進至禮部侍郎，知制誥。出爲虢州刺史。虢于東、西京爲近州，乘輿所至，常稅廐馬，休請均賦它郡。中書令張說曰：「免虢而與它州，此守臣爲私惠耳。」休復執論，吏白恐忤宰相意，休曰：「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，豈爲政哉？雖得罪，所甘心焉。」訖如休請。以母喪解，服除，爲工部侍郎，知制誥。遷尚書右丞。侍中裴光庭卒，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，嵩稱休志行，遂拜黃門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休直方不務進趨，既爲相，天下翕然宜之。萬年尉李美玉有罪，帝將放嶺南。休曰：「尉小官，犯非大惡。今朝廷有大奸，請得先治。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，室宅與馬僭法度，臣請先伯獻，后美玉。」帝不許，休固爭曰：「罪細且不容，巨猾乃置不問，陛下不出伯獻，臣不敢奉詔。」帝不能奪。大率堅正類此。初，嵩以休柔易，故薦之。休臨事或折正嵩，嵩不能平。宋璟聞之曰：「不意休能爾，仁者之勇也。」嵩寬博多可，休峭鯁，時政所得失，言之未嘗不盡。帝嘗獵苑中，或大張樂，稍過差，必視左右曰：「韓休知否？」已而疏輒至。嘗引鑒，默不樂。左右曰：「自韓休入朝，陛下無一日歡，何自戚戚，不逐去之？」帝曰：「吾雖瘠，天下肥矣。且蕭嵩每啓事，必順旨，我退而思天下，不安寢。韓休數陳治道，多訐直，我退而思天下，寢必安。吾用休，社稷計耳。」后以工部尚書罷。遷太子少師，封宜陽縣子。卒，年六十八，贈揚州大都督，謚曰文忠。寶應元年，贈太子太師。

【譯文】

韓休是京兆長安人。父名大智，是洛州司功參軍。他的哥哥大敏，在武則天執政時為鳳閣舍人。梁州都督李行褒被部下控告說他有反心，武后詔令大敏審理此案，有人告訴他說：「行褒是李氏宗族的近親，武后早想除去他，你千萬不要指出他的冤屈，不然就會遭連累。」大敏說：「怎么可以顧惜自己而冤死別人呢？」到了之后就指出李行褒的冤情，將他釋放。武后大怒，派御史重審，終于殺死李行褒，而讓大敏在家中自殺。

韓休工于文辭，舉賢良方正科。當時玄宗是東宮太子，令他列對治國綱要，和校書郎趙冬曦一起中了乙科，擢左補闕，判主爵員外郎。后累進至禮部侍郎，負責擬訂詔書。又出任為虢州刺史。虢州是東、西京的近州，皇帝常巡游于此，就在州中收取車馬費用。韓休奏請將這些稅賦與其它各州分攤，中書令張說回復道：「免除虢州車馬費由他州負擔，這個守臣是為私利考慮的吧。」但韓休照樣執拗地申請。手下的官吏說這樣恐怕會忤逆了宰相的意思。韓休說：「身為刺史，知道子民的困苦而不予救助，哪能這樣為政？即使得罪，我也甘願。」結果還是同意了韓休的請求。在母喪期滿后，韓休除去喪服，又遷官為工部侍郎，負責制定詔書。不久又升為尚書右丞。侍中裴光庭死后，皇帝敕令蕭嵩推舉可以接替的人選，嵩推許韓休的志節行為，就拜他為黃門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

韓休為人方正而又不刻意。進相之后，治理天下百姓的手段非常和順。

萬年尉李美玉有罪，皇帝判他流放嶺南。韓休說：「縣尉只是個小官，又没犯什么大的過錯，

現在朝廷中有大奸大惡者，請先除朝中大奸之人。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侍仗皇恩貪污腐化，室宅及出行車馬都僭越了法度。臣請求先治伯獻，后罰美玉。」玄宗不許，但韓休堅持說：「小罪不容，大奸却放在那兒不過問，陛下不除去程伯獻，臣不敢奉詔。」玄宗終于不能改變他的意願。他為人堅持正義正像這樣。當初，蕭嵩以為韓休為人柔弱，易于駕馭所以薦舉他。但韓休處事有時堅持真理而不順蕭嵩的意，蕭嵩很不高興。宋璟聽說后說：「我也沒想到韓休能這樣，真是仁者之勇啊。」蕭嵩為人寬容，有時喜歡打馬虎眼，而韓休為人耿直，時政的得失，每人都詳細地列舉出來。玄宗曾經在苑中射獵，有時大動鼓樂，稍失雅正，玄宗一定環顧左右道：「韓休知道這件事嗎？」不久韓休勸諫的疏表就呈上來了。玄宗有次一個人喝酒，悶悶不樂，左右的侍從都說：「自從韓休入朝執政以后，陛下沒有一天高興過，為什麼獨自在這悶悶不樂，却不將他趕出朝廷呢？」玄宗說：「我一個人雖然瘦了一點兒，但天下因此而富足了。況且蕭嵩每次啟事，一定是順着我的意思辦理。但我退朝想想天下的老百姓，一定睡不好覺。而韓休言說治理天下之道，多訐直，我退朝后想想天下老百姓有了個賢相，就睡得安穩多了。我用韓休，是以社稷大計來考慮的。」

韓休后來升至工部尚書，又遷為太子少師，封為宜陽縣子。不久就死了，時年六十八歲，追封他為揚州大都督，謚號文忠。寶應元年，皇帝又追贈他太子太師榮銜。

李叔明傳

——《新唐書》卷一百四十七

【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】

多藏厚亡。

——毛澤東讀歐陽修、宋祁《新唐書·李叔明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四四頁）

【解析】

李叔明是唐代有名的賢吏。他擔任司勳員外郎時，跟隨漢中王李瑀出使回紇，回紇可汗對李瑀很輕慢，李叔明以大義指責回紇可汗，使回紇可汗為之加禮。回朝后，他被提升為司門郎中。他擔任洛陽令時，招徠流亡百姓，恢復農業生產，被稱為能吏。建中初年，吐蕃襲擊唐朝的火井，搶掠龍州，攻陷扶州、文州、遠州，李叔明當時擔任梓州刺史，他兵分五路攔擊吐蕃兵，將其打得大敗。梁崇義不服朝廷，李叔明率軍和梁崇義在荊門展開激戰，將其擊敗，平定了襄州。他善于治理地方，在擔任東川節度使的時候，東川屢經戰亂，鄉邑凋破，他用心治理了二十年，使得東川經

濟恢復，百姓安定。因為李叔明有如此政績、戰功，德宗對他特別優待，他入京朝見，因有腳病，德宗賜給他錦輦，命宦官抬着進見，封他為尚書右僕射。他請求退休，被封為太子太傅。他于貞元三年去世，贈謚號為襄。

李叔明生性豪侈，他在蜀地經營財貨，土地房屋廣大，他死后不久，子孫驕縱，不事生產，家產很快消耗淨盡，當時人多把李叔明積聚財產致使子孫驕縱當作鑒戒。

李叔明可謂能吏，可謂勇將，但他却不懂得為子孫后代作打算。他留下無數田宅，本是为后代着想，誰知却恰恰害了后代。子孫在富貴奢侈的環境中長大，不知生計之艱難，不知進取，而游手好閑，無所事事，甚至驕縱不法，觸上刑網，遺下無窮禍患，所以善于教育子孫的人，常常不是留給子孫財產，而是傳給子孫勤儉的作風、進取的精神。后漢的折國就懂得這個道理，他臨死前，將金帛資產全部散給親戚朋友。與折國相比，李叔明就遜色很多。毛澤東很敏銳地看出了這一點，在《李叔明傳》上批注說：『多藏厚亡。』『多藏厚亡』語出《老子》：『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』意思是聚財過多而不能施以濟衆，必引起衆怨，最終會損失更大。

【原文】

李叔明字晉，閬州新政人。本鮮于氏，世為右族。兄仲通，字向，天寶末為京兆尹、劍南節度使。兄弟皆涉學，輕財務施。

叔明擢明經，為楊國忠劍南判官。乾元中，除司勳員外郎，副漢中王瑀使回紇，回紇遇瑀慢，叔明讓曰：『大國通好，使賢王持節。可汗，唐之婿，恃功而倨，可乎？』可汗為加禮。復命，遷司

門郎中。

東都平，拜洛陽令，招徠遺民，號能吏。擢商州刺史、上津轉運使。遷京兆尹，長安歌曰：『前尹赫赫，具瞻允若；后尹熙熙，具瞻允斯。』久之，以疾辭，除太子右庶子。崔旰擾成都，出爲邛州刺史。旰入朝，即拜東川節度使、遂州刺史，徙治梓州。

大歷末，或言叔明本嚴氏，少孤，養外家，冒鮮于姓，請還宗，詔可。叔明初不知，意丑之，表乞宗姓，列屬籍，代宗從之。

建中初，吐蕃襲火井，掠龍州，陷扶、文、遠三州。叔明分五將邀擊，走之，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。梁崇義阻命，詔引兵下峽，戰荊門，敗其衆，襄州平，遷檢校尚書左僕射。德宗幸興元，出家貲助軍，悉衣幣獻宮掖，加太子太傅，封荊國公。初，東川承兵盜，鄉邑凋破，叔明治之二十年，撫接有方，華裔遂安。后朝京師，以病足，賜錦輦，令宦士肩舁以見，拜尚書右僕射。乞骸骨，改太子太傅致仕。貞元三年，卒，謚曰襄。始，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，及兼秩御史中丞，并節制劍南，又與子癡俱兼大夫，蜀人推爲盛門。

叔明素惡道、佛之弊，上言曰：『佛，空寂無爲者也；道，清虛寡欲者也。今迷其內而飾其外，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，故農桑不勸，兵賦日屈，國用軍儲爲匱耗。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，觀爲二等，上寺留僧二十一，上觀道士十四，每等降殺以七，皆擇有行者，余還爲民。』德宗善之，以爲不止本道，可爲天下法，乃下尚書省雜議。于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：『王者之政，變人心爲上，因人心次之，不變不因爲下。今道士有名亡實，俗鮮歸重，于亂政輕；僧尼帑穢，皆天下不逞，苟避征役，于亂人甚。今叔明之請雖善，然未能變人心，亦非因人心者。夫天生蒸人，必將有職，游閑浮食，

王制所禁。故賢者受爵祿，不肖者出租稅，古常道也。今僧、道士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一僧衣食，歲無慮三萬，五夫所不能致。舉一僧以計天下，其費不貲。臣謂僧、道士年未滿五十，可令歲輸絹四，尼及女官輸絹二，雜役與民同之；過五十者免。凡人年五十，嗜欲已衰，況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！『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：「衣者，蠶桑也；食者，耕農也；男女者，繼祖之重也。而二教悉禁，國家著令，又從而助之，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。傳曰：「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，四十九絕生育之理；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，六十四絕陽化之理。」臣請僧、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，尼、女官四十九以上，許終身在道，余悉還爲編人，官爲計口授地，收廢寺觀以爲廬舍。』議雖上，罷之。

子昇，以少卿從德宗梁州。叔明嚴敕以死報，故瘞有功，擢禁軍將軍。貞元初，遷太子詹事。坐部國公主，貶羅州別駕。

叔明素奢侈，在蜀殖財，廣第舍田產。歿數年，子孫驕縱，貲產皆盡。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雲。

【譯文】

李叔明，字晉，是閬州新政人。本是鮮于氏人，世代爲豪族，其兄仲通，字向，天寶末年擔任京兆尹、劍南節度使。兄弟二人都志于學業，輕視財貨，樂施好善。

李叔明擢明經科，擔任楊國忠劍南節度使判官。乾元中，任司勳員外郎，爲漢中王李瑀出使回紇時的副使。回紇人對待李瑀禮節簡慢，叔明責備他們說：『我們大國與你們通好，特遣賢王

持節來使。你們的可汗，是我大唐的女婿，現在你們却恃功傲慢，不講禮，可以這樣嗎？』可汗聽過，特別恭敬地禮遇他們。回京復命后，因表現突出，又被升為司門郎中。

東都平定后，李叔明擔任洛陽令，他四處招徠遺民，被當時人們冠以『能吏』之美稱。又擢提為商州刺史、上津轉運使。不久又調任為京兆尹。長安兒歌說：『前尹赫赫，具瞻允若；后尹熙熙，具瞻允斯。』后來因為病的原因，他辭去官職，又任太子右庶子。崔旰侵擾成都時，叔明又出任邛州刺史。崔旰入朝后，他又就任東川節度使、遂州刺史，不久又遷為梓州刺史。

大歷末，有人說李叔明本來姓嚴，因小時父母雙亡，外家撫養他長大，才冒用鮮于姓，請求讓他還宗，代宗下詔許可。叔明開始時并不知情，得知后非常慚愧，上表乞求皇家姓，列入族譜。代宗聽從了。

建中初年，吐蕃侵襲火井，掠取龍州，攻陷扶文、遠三州。叔明與五名將軍一起攻擊吐蕃軍隊，將他們趕走了。以戰功加檢校戶部尚書。梁崇義抗命不遵，詔令叔明引兵下峽州，戰于荊門，擊敗敵眾。襄州得以平定。叔明遷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。

德宗游幸興元，叔明出家助軍，將衣幣獻給宮中。加授太子太傅，封為薊國公。當初，東川承受兵盜肆虐，鄉邑凋敝，叔明治理東川二十年，撫慰有方，百姓生活安定。后回到京師，因患足疾，代宗賜錦輦，令宦官肩扛着上下朝，又拜為尚書右僕射。李叔明乞求辭官回家，改為太子太傅致仕。

貞元三年，李叔明逝世，謚號為襄。開始的時候，叔明與兄仲通都是京兆尹，都兼任御史中丞，并為劍南節度使，又和兒子李昇都兼大夫之職，蜀人推許他們家族為盛門。

叔明素來厭惡道、佛的流弊，向皇上進言說：『佛教宣講空寂無為，道家推崇清虛寡欲。現在人們內心迷失而只修飾外表，使農夫工匠織女都信宗教以求避開勞役，所以農桑不勤，兵賦日漸缺少，國家財用軍事儲備都減少。』臣請將寺廟定為三等，分道觀為二等，上寺留僧人二十一名，上觀留道士十四人，每等減少七人，都選擇有德行的人，其余的命令還俗為民。』

德宗認為很好，以為不只劍南道適用，其余天下各道都應這樣，就將其奏本交付尚書省商議。

都官員外郎彭偃針對叔明的奏請說：『王者之政，以變人心為上，順應人心為次之，不變不因者為下。現在道士有名無實，對於民間風俗影響為大，至于擾亂政治倒在其次。僧人尼姑貪財賣淫，都是些不法之徒，只想逃避征役而已，對於那些因戰爭而離難的人更是如此。現在叔明的奏請雖好，但還不足以改變人心，也不是順應人心的作法。』上天生人，一定要讓他有事做。游食的閑人，為王法禁止，所以賢者享受爵祿，不肖的人出租稅，這是自古以來的常道。現在僧道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一個僧人的衣食花費，每年不下三萬錢，五個農夫一年都掙不來。從一個僧人來看天下僧人，他們的花費實在不少。依臣之計，僧道等人年未滿五十的，可令他們每年捐四匹絹，尼姑和女道士捐二匹絹，寺中雜役和農民也一樣，年過五十的人免除租稅。人到五十歲后，嗜好都衰退下來，何況這些僧人道士還有戒法來約束他們的性情呢？』刑部員外郎裴伯言說，『穿的衣服，是養蠶植桑而來的，我們吃的飯，是農夫耕種農作而來的，男女之事，是繼承祖業的大事。而二教都禁絕它們，國家的法令，又跟着助長這種風氣，所以夷狄之邦不經法制反而能制服我中原華夏禮儀習俗。』傳說：『女子十四歲就能為人妻母，而四十九歲就自然絕育；男人十六歲就能為人父，六十四歲才不能生育。』臣請僧人道士都限定六十四以上，尼姑女道士限定在四十九歲以

上。準許他們終身在廟觀之中，其余的都編入戶籍。官府為他們計算人口授給土地。收寺觀作為房舍。』這些奏議雖然呈上，但後來都沒有實行。

李叔明的兒子李有，以少卿之職隨侍德宗巡視梁州。叔明嚴令他以死相報，所以李有立下軍功，擢升為禁軍將軍。貞元初年，遷為太子詹事。後來因為郅國公主之事牽連，被貶為羅州別駕。叔明生活素來奢侈，在蜀地時做生意，廣建府第田產，他死后幾年，他的子孫驕橫放縱，錢財家產都敗光了。世人都傳言說家產豐厚的人都應以叔明的遭遇為借鑒。

康承訓傳

——《新唐書》卷一百四十八

【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】

徐州兵七百戍桂州，六歲不得代。

內部分裂，因而敗亡。

——毛澤東讀歐陽修、宋祁《新唐書·康承訓傳》的批語（見《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》第二四四頁）

【解析】

唐懿宗時，唐朝已漸漸走向末路，當時政治混亂，軍備廢弛，藩鎮割據，朝廷衰弱已極，連幾百士兵起義都無法妥善處理，致使釀成大亂，興師動衆，才勉強將其平息，于此可見唐朝當時的國力之弱。

咸通年間，由武寧戍守桂州的七百士兵，在桂州戍守了六年，朝廷仍不派兵替換，士兵們怨憤

不平，列校許估、趙可立因衆怒殺掉大將，帶兵到監軍使那兒要糧草鎧甲以便北返，監軍使沒有答應，士兵們就劈開府庫，搶走兵器，推舉糧料判官龐勛為長，率衆人上路北返，唐懿宗派大臣前往安撫，而監軍用欺詐的手法奪去龐勛的兵權，使龐勛心生畏懼，奪船順江而下，招兵買馬，攻城掠地，終于弄得不可收拾。

桂州戍卒要求替換北返，是合理的。因為按規定戍卒每年輪換，而唐懿宗時軍備荒廢，規定如同虛設，那七百戍卒六年不得替換，不能返家，自然要生怨恨之心，而朝廷官員又不善于安撫，致使士兵疑懼，鋌而走險，終于造成大亂。毛澤東在這一部分批注道：『徐州兵七百戍桂州，六歲不得代。』即指出了這次兵亂發生的根本原因。

起義士兵先后攻下徐州、下邳、漣水、宿遷、臨淮、蘄、虹各地，朝廷接連派出軍隊鎮壓，都被打敗。然而，隨着事情的發展，起義士兵漸漸失去絕對優勢，最后被擊敗，頭領龐勛被殺，起義最后被鎮壓。究其原因，當是由于沒有英明的領導，頭領龐勛不善撫衆，又迷信鬼神，而且好大喜功。隨着隊伍的擴大，他漸漸失去統馭的能力，但更重要還是由于義兵內部分裂，給官兵可乘之機，被其瓦解而各個擊破。例如義兵的重要將領張玄稔守衛宿州，被康承訓派的辯士說動了心，投降了官軍，而且反戈攻打義兵；攻下了徐州，使義兵人心大亂，不思作戰，最終導致其敗亡。

對軍隊來說，團結至關重要，只有將領團結，將兵同心，才能所向無敵，使敵軍無間可入，否則一小小罅隙，就會給敵人施展離間計的機會，分化瓦解，最終喪失戰鬥力。作為偉大的軍事家，毛澤東對這一點深有理解，深有感悟。在革命年代，由于革命軍隊內部團結一致，軍民齊心協力，才取得一次次勝利，最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壓迫，建立了新中國。毛澤東在讀《康承訓傳》時，一眼

就看出了起義士兵失敗的最重要原因，他批注道：『內部分裂，因而敗亡。』

【原文】

承訓，字敬辭。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。宣宗擢爲天德軍防禦使，軍中馬乏，虜來戰，數負，承訓罷冗費，市馬益軍，軍乃奮張。始，黨項破射雕軍洛源鎮，悉俘其人，聞承訓威政，皆還俘不敢傲。詔檢校工部尚書，封會稽縣男，擢義武節度。

會南詔破安南，詔徙嶺南西道，城邕州，合容管經略使隸之，遂統諸軍行營兵馬。南詔深入，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襲，戰不利，士死十八，唯天平卒二千還屯，闔軍震。于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，南詔圍之四日，或請夜出兵襲襲，承訓意索，不聽。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，夜縋燒蠻屯，斬首五百，南詔恐，明日解而去。承訓謬言大破賊，告于朝，群臣皆賀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，籍子弟姻昵冒賞，而士不及，怨言囂流。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，承訓慚，移疾，授右武衛大將軍，分司東都。

咸通中，南詔復盜邊。武寧兵七百戍桂州，六歲不得代，列校許佶、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，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，不許，即擅斧庫，劫戰械，推糧料判官龐勛爲長，勒衆上道。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，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。次潭州，監軍詭奪其兵，勛畏必誅，募舟循江下，益哀兵，招亡命，收銀刀亡卒膾匿之。及徐城，謀曰：『吾等叩城大呼，衆必應，前日賞緡五十萬可得也。』衆喜。牙健趙武等欲亡，勛斬首送彥曾曰：『此搖亂者。』彥曾不能詰。勛怨都押衙尹戡、教練使杜璋、兵馬使徐行儉，又使白彥曾曰：『士負罪，不敢釋甲，請爲二屯。』且白退戡等。府屬溫廷皓謂

彥曾曰：『勛擅委戍，一可殺。專戕大將，二可殺。私置兵，三可殺。士不子弟即父兄，振袂而唱，內外必應，銀刀亡命復在其中，四可殺。請分兩營，脅去三將，五可殺。』彥曾謂然。乃與蘇黃堂前，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。屯任山，須勛至劫取之，遣邏子羸服覘賊。比暮，勛至，捕覘者，知其謀，即執偶人，割虛幟，而詭路襲符離。密久乃寤，回屯城南。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，翔大敗，攝太守焦路遁去。勛入據州，自稱兵馬留后。

初，路決汴水，絕勛北道，水未至，勛度，比密兵攻宿，水大至，涉而傳城，不克攻。勛劫百艘運糧趨泗州，留婦弱持陬。翌日，密覺，追之，士未食。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，軍見密皆走。密追躡，伏發，夾攻之，密敗，衆殲。遂入徐州，囚彥曾及官屬，殺尹戡等。又徇下邳、連水、宿遷、臨淮、蘄、虹諸縣，皆下。遣僞將屯柳子，屯豐，屯滕，屯沛，屯蕭，以張其軍，乃露章求節度使。

有周重者，隱濠、泗間，號有謀，勛迎爲上客，問策所出，因教勛：『赦囚徒，據揚州，北收兗、鄆，西舉汴、宋，東掠青、齊，拓境大河，食教倉，可以持久。』勛無雄才，不納。僞將劉行及攻濠州，執刺史盧望回，自稱刺史。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，勛郊迎，旗鎧矛戟亘三十里，使騎鳴犢角，聲動山谷。置酒毬場，引道隱閱其衆，給爲賊來降六十人，妄戮平民，上首級夸勝。道隱還，固求節度。即殘魚臺、金鄉、錫山、單父十余縣，斬官吏，出金帛募兵，游民多從之。

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、義成軍節度使、徐泗行營都招討使，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、北面行營招討使，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招討使，率魏博、鄆、延、義武、鳳翔、沙陀、吐渾兵二十萬討之。

勛好鬼道，有言漢高祖廟夜聞兵，人馬流汗，勛日往請命。巫言毬場有隱龍，得之可戰勝，勛